

# 窃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刑法规制

余飞扬

安徽大学法学院，合肥

**摘 要** | 虚拟货币作为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支撑，在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学界对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尚未形成统一观点。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确立是对窃取虚拟货币行为刑法规制的基础。虚拟货币具有财产属性，能够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对窃取虚拟货币行为以计算机犯罪进行规制存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难点。以财产属性为依据、以盗窃罪论处符合行为人窃取行为的主观预期，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同时还能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以虚拟货币日交易均价作为窃取行为数额计算依据标准，相对准确也符合被害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要求。

**关键词** | 虚拟货币；财产属性；计算机犯罪；盗窃罪；数额认定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虚拟货币及其衍生产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于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性、交易快速便捷、国际化等特点，在成为众多投资者投资对象的同时，也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近年来，有关虚拟货币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长，对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实务界对相关虚拟货币犯罪案件的处理也难以形成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JS20210021）。

作者简介：余飞扬（1999-），男，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文章引用：余飞扬. 窃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刑法规制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3, 5 (1): 53-64.

<https://doi.org/10.35534/pss.0501006>

统一观点。

## 1 窃取虚拟货币行为定性的理论争议

虚拟货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采用特定算法产生的,具有匿名性、非接触性、国际性等特征的新型货币。在我国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但金融监管部门并未禁止私人间虚拟货币的持有与转移。区块链技术的深入发展,使得虚拟货币的使用场景不断扩大,由此导致涉虚拟货币刑事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笔者以虚拟货币作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检索发现,2011年以来涉虚拟货币刑事案件判决书累计2563份,其中涉及盗窃罪124份;以数字货币为关键词检索共得出判决书578份,涉盗窃罪9份;以比特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搜得判决书1183份,涉盗窃罪259份。<sup>①</sup>总体来说,以虚拟货币为犯罪对象,涉及盗窃行为居多。对以上涉虚拟货币盗窃案件行为类型进行分析总结发现,虚拟货币盗窃行为主要存在以下形态:一是事先获取被害人虚拟货币交易账户密钥,然后对账户内虚拟货币实施秘密转移;二是骗取被害人进入木马程序链接,非法获取相关交易账户密钥,秘密窃取虚拟货币;三是利用虚拟货币交易网站漏洞,非法获取用于账号信息,窃取账户内的虚拟货币;四是以帮助为由,非法保存受害人虚拟货币账号信息,窃取虚拟货币。

当前司法机关对窃取虚拟货币行为主要以盗窃罪和计算机犯罪进行规制。以盗窃罪规制的理由在于虚拟货币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具备支付、转移功能,能够进行公开交易,同时所有者享有对货币的管理,窃取行为符合盗窃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也符合转移财物的标准。以计算机犯罪为规制路径的理由主要在于,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虚拟货币不是我国规定的合法财产。根据相关政策,我国已经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虚拟货币并不受刑法保护。

窃取行为之定性差异反映出实务部门对窃取虚拟货币罪名认定不一致,原因在于现阶段司法机关对虚拟货币本质属性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理论界对此

<sup>①</sup> 数据来源:裁判文书网(www.wenshu.court.gov.cn)。

也没有统一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虚拟货币是存在于区块链网络之中,能够为人所控制并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虚拟财产。<sup>[1]</sup>也有学者认为数据是比特币的基本属性,基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及数据的保护,通过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对其进行保护。<sup>[2]</sup>还有学者根据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类型进行认定,在特定情况下,同时构成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适用想象竞合规则,从一重罪处理。<sup>[3]</sup>上述不同观点进一步凸显了对窃取虚拟货币行为的性质认定存在差异。

## 2 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行为对象是公私财物,因此将窃取虚拟货币以盗窃罪进行规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虚拟货币解释为盗窃罪所保护的公私财物。现行法律对虚拟货币财产属性并没有明确的表述。但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一文中指出,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但虚拟商品并非法律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刑法中,能否将虚拟货币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意义上的财物是最为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有体物、无体物和财产性利益,还包括一切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因此完全能够涵盖虚拟货币。<sup>[4]</sup>笔者赞同这种观点。理由如下。

其一,虚拟货币在形式上符合财物的特征。张明楷教授认为,对财物的解释应当以财产犯罪的本质与保护的法益进行解释。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物,应当具备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和价值性。<sup>[5]</sup>作为盗窃罪犯罪对象的虚拟货币具备以上财物特征。

管理可能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可以被人占有;二是能够被人收益并且具有排他性。<sup>[6]</sup>虚拟货币的管理可能性体现在虚拟货币持有者对其账户的支配与控制。虚拟货币持有者通过在交易网站创建账户并设置密钥,将自己所持虚拟货币存于该账户,从而形成对该虚拟货币的实质性支配与控制,实现对虚拟货

币的排他性占有。从这意义上而言，盗窃虚拟货币行为符合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虚拟货币从其产生之日就可以在用户之间流通。持有者通过密钥登录对账户内虚拟货币进行支配，实现对虚拟货币的转移。虚拟货币的密钥是一串很长的字符，行为人在掌握密钥后，可以启动虚拟货币转账功能，将他人的比特币转移至行为人控制的加密“软件钱包”，且不可追踪和找回。<sup>[7]</sup>

虚拟货币的价值来源于劳动与信任。从虚拟货币的原始获取方式来看，“挖矿”所获取的虚拟货币尽管对其价格的影响不大，但“挖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挖矿”本身并不是劳动，但是支撑其行为背后的人力、物力却是劳动的体现。从虚拟货币的创造来看，虚拟货币是依托互联网产生的“去中心化”产品，作为非物质性劳动产品的虚拟货币，其创作过程所体现的劳动过程也不再简单是体力的支出，工作内容涵盖了精神支持与智力支撑，具有高智力加持的价值性以及正外部性。<sup>[8]</sup>

同时，公众对虚拟货币的信任也是其价值性的体现。作为非主权政府或中央银行发行的虚拟货币与国家信用货币很相似，其价值完全取决于人民对它的信任。<sup>[9]</sup>虚拟货币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虚拟货币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并成为投资对象，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货币可以流通，私主体间的交易可以虚拟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发挥其支付手段功能。另一方面，相较于国家信用货币而言，虚拟货币发行总量固定，几乎不存在通货膨胀，因此具备抗风险能力。基于对虚拟货币保值效果的信任，或出于投资、炒作等目的，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人越来越多。与股票一样，虚拟货币交易的频繁程度与其市场价格成正比关系，交易量越大，价格越高。<sup>[10]</sup>

其二，将虚拟货币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在不同历史时期下，财物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但总体上来说财物的外延与其所处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随着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变，财物的外延也从有体物扩大到无体物。当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与分配机制参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对“财物”的含义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在此背景下，扩张财物的范围，将数据作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加以保护具有现

实意义。<sup>[11]</sup>正如学者所述在计算机存储普遍化的今天,众多资产或财产都是以数据存储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中。<sup>[12]</sup>前文已述虚拟货币具备刑法意义上财物的特征,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此外从虚拟货币的接受程度与现实司法情况来看,将虚拟货币解释为财物并没有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

其三,对虚拟货币作与时俱进的解释,与社会发展需要相契合。虚拟货币作为区块链的基础性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区块链技术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其发展趋势必将伴随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经济融合也会更为密切。对虚拟货币予以刑法上的保护是保护区块链技术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现行《刑法》在修订时并没有对虚拟货币等新型财产作出规定,面对这种困境,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根据,将虚拟货币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进而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是刑法解释的应然之意。

### 3 对窃取虚拟货币以计算机犯罪进行规制的商榷

在计算机犯罪方面,对窃取虚拟货币主要通过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进行规制。从形式上看,窃取虚拟货币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计算机犯罪相关规定。但是以计算机犯罪对窃取虚拟货币行为进行规制存在诸多漏洞。

#### 3.1 窃取虚拟货币行为并非完全符合计算机犯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计算机侵犯的法益在本质上是公法益,即社会管理秩序。但窃取虚拟货币行为实质上侵犯的是被害人对虚拟货币的占有,是个人法益。换句话说,规制计算机犯罪不是为保护财产设置的,而是为了使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得到专门的保护。<sup>[13]</sup>将窃取虚拟货币侵犯个人利益的行为以保护社会管理秩序的公法益的方式进行保护,在法律上实属不当。

其次,在行为方式上,计算机犯罪无法涵盖所有窃取虚拟货币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是以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其他技术手段是指采用侵入以外的技术手段,如利用网关欺骗技术、“后门软件”、开放端口等,不进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

而获取信息。<sup>[14]</sup> 盗窃虚拟货币并非完全都是以“其他技术手段”获取数据，如果行为人以非技术手段获取虚拟货币，例如利用事先掌握被害人交易账户信息，窃取其账户内虚拟货币或者窃取虚拟货币储存介质进而转卖则不属于该罪的行为类型。

最后，将窃取虚拟货币认定为计算机犯罪的成立标准存在矛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成立以“情节严重”为标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成立以“后果严重”为标准。当前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以被害人虚拟货币损失价格作为“情节严重”或者“后果严重”的成立标准。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对于窃取虚拟货币行为，一方面在认定标准时承认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但是在行为定性上却以计算机犯罪定罪量刑而不以盗窃罪进行规制，这在逻辑上是明显不当的。

### 3.2 将窃取虚拟货币行为定性为计算机犯罪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从法定刑角度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法定最高刑为7年，而盗窃罪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这就导致将窃取虚拟货币行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进行处罚可能出现量刑畸轻。例如在赵某盗窃一案中，被告人赵某盗窃他人虚拟货币，一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审法院以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被告人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sup>①</sup> 事实上被告人赵某盗窃虚拟货币数额已经超过“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笔者认为二审法院所作判决实属不当。

综上所述，行为人窃取虚拟货币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虚拟货币所具有的财产利益，这与规制计算机犯罪的保护法益不符。将窃取虚拟货币行为定性为计算机犯罪既不能符合计算机犯罪的构成要件也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因此对窃取虚拟货币应当以盗窃罪进行规制。

<sup>①</sup> 参见（2021）辽02刑终258号刑事判决书。



## 4 窃取虚拟货币的应然规制路径与数额认定

### 4.1 窃取虚拟货币行为应当定性为盗窃罪

有学者指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财产犯罪的本质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产犯罪,而非纯正的网络犯罪。<sup>[15]</sup>因为行为人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窃取虚拟货币,其目的是获取虚拟货币的财产利益,虚拟货币在形式上符合刑法意义上财物的特征,以盗窃罪规制窃取虚拟货币行为符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也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因此盗窃罪是规制窃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应然路径。

首先,窃取虚拟货币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从犯罪客体上看,窃取虚拟货币侵犯了被害人的虚拟货币所有权,符合盗窃罪的犯罪客体。从犯罪客观方面来看,行为人通过计算机互联网以秘密窃取的方式将虚拟货币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的犯罪意图是非法占有他人虚拟货币。从被害人实际损害来看,窃取行为并没有使作为虚拟货币载体的“数据”遭到侵害,损害的本质是虚拟货币所具备的财产权益。因此在构成要件这一意义上,以盗窃罪论处更加合理。

其次,以盗窃罪论处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将虚拟货币认定为数据,在程序上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一方面,如果作为“数据”处理,那么窃取虚拟货币的行为将会被视为是对“数据”的侵害,这就导致被害人被窃取的虚拟货币不能被认定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物质损失”,被害人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诉讼权利与财产权利不能保障。另一方面,将虚拟货币认定为“数据”与现实情况也不相符合。数据资产可被无限分享和复制,且被分享和复制的数据资产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即使用者的增多不影响数据资产本身的价值。<sup>[16]</sup>但是虚拟货币由于其总量固定、交易的点对点化,在现实情况中会出现受害人被窃取的虚拟货币无法返还,因此只能在经济上给予相应对价,然而对受害人被窃取的无法返还的虚拟货币赔偿标准在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有的法院在判决时并不承认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在认定上以被害人为找回虚拟货币

所支出的技术服务费作为定罪依据。<sup>①</sup>在此情况下,相较于计算机犯罪,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既能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利,也可以避免虚拟货币数据属性带来的实践难题。

最后,以盗窃罪论处符合占有型侵犯财产全面评价的要求。对窃取虚拟货币这一行为类型,在刑法上尚有盗窃罪与计算机犯罪的罪名选择。但是,现实中以其他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虚拟货币的行为并不限于窃取行为,诸如诈骗、抢劫、敲诈勒索等行为也是非法占有他人虚拟货币的表现方式。对于这些行为,我国刑法并没有其他罪名可以适用。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实践中对于诈骗、抢劫、敲诈勒索虚拟货币等行为承认其财产属性以财产犯罪进行规制,但是将窃取虚拟货币以其数据属性按计算机犯罪论处,这不利于对占有型侵犯财产犯罪做全面评价。正确做法是在窃取虚拟货币行为定性中,承认其财产属性,以盗窃罪论处,实现涉虚拟货币占有型财产犯罪的全面评价。

## 4.2 盗窃罪规制路径下虚拟货币的数额认定

与虚拟货币财产属性一样,虚拟货币数额认定亦是將窃取行为以盗窃罪规制所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受虚拟货币匿名性、非现实性及价格波动较大的影响,实务界对虚拟货币数额认定存在争议,由此导致我国刑法学界对虚拟货币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多种观点。一是将虚拟货币视为违禁品,不需要计算财产数额,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定罪量刑。<sup>[17]</sup>二是优先认定虚拟货币的市场交易价格,缺乏交易价格的以销赃价格认定,没有平台交易价又未销赃的,以被害人购入价计算。<sup>[18]</sup>三是以虚拟货币储存划分数额认定,若窃取对象为他人账户内的虚拟货币,以被盗时交易平台公布的交易价格为计算标准;若窃取非平台账户的虚拟货币则综合考虑成本价格、市场价格、销赃价格等作为虚拟货币价值认定的依据。<sup>[19]</sup>四是根据行为时加密货币的市场交易价格这一方式认定犯罪数额。<sup>[20]</sup>五是以被害人购买价格作为犯罪金额。<sup>[21]</sup>

<sup>①</sup> 参见(2018)京0108刑初1410号刑事判决书。



上述第一种观点将虚拟货币视为违禁品,以犯罪情节轻重定罪量刑并不合理。首先,虚拟货币并不属于违禁品,尽管我国已经在金融监管层面对虚拟货币进行管控,但并未禁止虚拟货币私人间的交易与持有。其次,以“情节轻重”为标准并不符合盗窃罪的认定方式,也不利于被害人财产权益的保护。第二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以不同方法多次计算价格,在现实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三种观点以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认定窃取账户内虚拟货币具有可取性,但是对于非账户内虚拟货币金额的认定参考多种认定方法具有不确定性,难以形成统一认定方式。第四种观点具有可取性,但需要进一步确定交易价格的时间范围。第五种观点以被害人购买价格的认定方法同实践中部分法院做法相同,其规制类型过于狭窄。

笔者认为应当以行为人实施窃取行为时虚拟货币的平均交易价值作为窃取虚拟货币犯罪数额的认定的标准,理由如下。

从被害人角度而言,行为时日交易均价能够为被害人提供相对确定的损失数额,符合被害人的投资预期,避免虚拟货币成本价格、购入价格、鉴定价格等认定方法导致被害人预期利益的损失。

以行为时虚拟货币的交易价格作为虚拟货币犯罪数额认定的时间节点,在行为人这一角度上符合行为人的主观预期。因为行为人实施窃取行为之前对即将获取的虚拟货币有主观预期价值,以行为时虚拟货币的交易价格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依据正是其预期窃取数额的体现。同时虚拟货币在形式上符合有价证券的部分特征,因此可以盗窃有价证券数额认定作为参考。根据《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盗窃不记名有价证券以“盗窃时”作为犯罪数额计算的时间节点,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虚拟货币犯罪数额计算方法的情况下,参考盗窃不记名有价证券数额认定的方法具有现实意义。

以虚拟货币日交易均价为依据计算犯罪数额相较于其他计算方法能够提供相对确定的时间范围,受虚拟货币交易方式的限制,实际办案中并不能完全准确查出盗窃虚拟货币具体时间节点,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以当天交易均价为依据具有合理性。由于虚拟货币价格变动频繁,以日交易均价为依据既能避免虚拟

货币价格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又能适应其价格变动频繁的现实特征。

## 5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社会需要为根据对“财物”做与时俱进的解释是刑法解释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信息等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虚拟财产的价值日益凸显，虚拟货币应当被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对于窃取虚拟货币行为，以计算机犯罪进行规制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难点。以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为依据，将窃取虚拟货币行为以盗窃罪论处在当前是相对科学的选择。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确认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有利于对占有型财产犯罪的整体评价，也有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落实。在综合考虑被害人损失、行为人主观预期、现有法律的规定，以及虚拟货币的特征后，将行为时日交易均价作为犯罪数额具有合理性。

## 参考文献

- [1] 齐爱民, 张哲. 论数字货币的概念与法律性质[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报), 2021, 39(2): 80-92.
- [2] 储陈城, 马世理. 比特币的刑法保护方式: 从教义学到国家政策的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5): 235-248.
- [3] 盛豪杰, 行江. 类型化认定: 窃取比特币行为的刑法适用[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106-113.
- [4] 邓建鹏. ICO非法集资问题的法学思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8): 40-49.
- [5] 张明楷. 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J]. 法学, 2015(3): 12-25.
- [6] 陆芳烨. 非法获取他人比特币行为的刑法规制[D].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19: 18.
- [7] 王卫, 南庆贺. 论盗窃比特币的行为性质[J]. 西部法学评论, 2018(5): 83-90.

- [8] 周光港. 数字时代劳动价值论失效说的三重表现及其批判[J].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5): 11-19.
- [9] 曾金海. 加密数字货币法律属性分析及启示[J].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9(11): 71-79.
- [10] 任彦君. 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J]. 法商研究, 2022, 39(5): 160-173.
- [11] 高艳东, 李诗涵. 数字时代财产犯罪中财物的扩张解释: 以数据服务为例[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60(5): 103-115, 237.
- [12] 赖早兴. 加密资产刑事案件: 样态、种类、问题及解决——基于551份刑事判决的分析[J]. 经贸法律评论, 2022(4): 72-95.
- [13] 肖尧. 关于窃取网络虚拟财产犯罪的实务探索[D].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2021.
- [14] 高铭暄, 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540.
- [15] 高铭暄, 孙道萃.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理论置评与体系进阶[J]. 法治研究, 2021(1): 22-37.
- [16] 熊巧琴, 汤珂. 数据要素的界权、交易和定价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 2021(2): 143-158.
- [17] 周铭川. 盗窃比特币行为的定性分析[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6(3): 103-109.
- [18] 林胜超, 林海珍. 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刑法规制[J]. 中国检察官, 2021(18): 64-69.
- [19] 王熠珏. 比特币的性质界定与刑法应对[J]. 科学·经济·社会, 2018, 36(3): 87-93.
- [20] 单浩然. 窃取加密货币行为定罪量刑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0.
- [21] 李慧, 田坤. 涉比特币领域犯罪问题审视与司法应对: 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近五年涉比特币案件为样本[J]. 中国检察官, 2021(10): 26-32.

## Criminal Regulations for the Theft of Virtual Currency

Yu Feiyang

*Law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blockchain technology, virtual currency presents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criminal illegal phenomenon of virtual currency is prominent.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yet formed a unified view on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virtual currenc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virtual currency is the basis for the criminal regulation of the theft of virtual currency. Virtual currency has property properties and can be interpreted as property in the sense of criminal law. There a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regulating the theft of virtual currency by computer crime. The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theft on the basis of the property attribute conforms to the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the perpetrator's theft behavior, and also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punish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tects the rights of the victim. Using the average daily transaction price of virtual currency as the basis for calculating the amount of theft, the standard is relatively determined, and it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property rights.

**Key words:** Virtual currency; Property properties; Computer crime; Burglary; Amount determination